



◎现场勘察 ◎技压宋慈 ◎屡破奇案 ◎堪比狄公

# 纵火迷云

沐轶 ◎著



# 纳妾记



无财无势小法医，穿越时空，回到明朝当仵作

# 纳妾记3

## 纵火迷云

沐轶 ◎著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妾记 3·纵火迷云 /沐轶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742-364-5

I .纳... II .沐...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4109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6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 - mail [bhz@bhzwy.com](mailto:bhz@bhzwy.com)  
书 名 纳妾记 3·纵火迷云  
作 者 沐 轶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00 mm×1000 mm  
印 张 19  
字 数 343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80 元  
ISBN 978-7-80742-364-5

---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纳妾记

# 目录

第五十八章	中
第五十九章	返
第六十章	鬼
第六十一章	调
第六十二章	屋
第六十三章	中
第六十四章	毒
第六十五章	查
第六十六章	乡
第六十七章	举
第六十八章	点
第六十九章	张氏
第七十章	奸
第七十一章	家
第七十二章	产
第七十三章	滴血认亲
第七十四章	命
第七十五章	同
开仓放粮	赴
	奸夫
	任行
	荒案
	灾案
	赈灾
	粮被烧
	阴谋
	暴动
	阴谋
	暴动
	阴谋

# 纳妾记

## 3. 纵火迷云

第七十六章	徐氏一族	199
第七十七章	攻心战	209
第七十八章	引蛇出洞	220
第七十九章	黄鹤楼	230
第八十章	柳若冰	241
第八十一章	山雨	252
第八十二章	大难不死	260
第八十三章	定情	270
第八十四章	罪与罚	288

## 第五十八章 中举

胡江惊魂未定，见满地死尸，才知道自己死里逃生。杨秋池指挥有度，不仅化险为夷，而且还立此大功，这可是侦破老秀才横死贡院案无法比拟的功劳。

押着俘虏回到北哨村，发现那两个护卫哨兵已经被建文余党偷袭摸哨时给杀死了。

胡江让米里正派民壮去将那些建文余党的尸首搬回来，然后将官道整理出来，恢复交通。杨秋池等人经滁州城返回了京城应天府。

路上，又有两个伤势过重的建文余党死了。回到应天府之后，杨秋池让南宫雄带人将剩下的建文余党押送给马渡处理，并通知他们去北哨村收回那些建文余党的尸首。

马渡和牛百户知道杨秋池率队一举歼灭百余名建文残部，惊喜交加，都恭喜他又立了新功。

胡江押着赵半仙到应天府衙门复命。应天府府尹顾大人想不到杨秋池仅仅用了两天时间，就侦破了这起老秀才横死贡院案。皇上已经问起这件事，他正在烦恼如何交差，这下子好了，他心里对杨秋池充满了感激。

顾府尹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乡试主考贾翰林，贾翰林也松了一口气。这件事可以说是得到了完满解决。

这一次杨秋池算是帮了顾府尹的大忙，所以，由他设宴款待杨秋池，贾翰林作陪。

在杨秋池的要求下，便又邀请了马渡和牛百户，小小地庆贺了一番。

这件案子侦破之后，杨秋池成了贾翰林和顾大人府上的常客，经常畅饮到深夜，不醉不归。

几天之后李公公带着随从深夜来访。说皇上很满意杨秋池将企图劫持贤妃的建文余部一举歼灭之事。不过，鉴于杨秋池要继续隐蔽侦破建文余党案，暂时还不能给他加官晋爵，但皇上已经将他这功劳记下，等将来抓获建文，彻底侦破建文余党案之后，再一并封赏。

虽然不能加官，皇上还是赏赐杨秋池金銀珠宝、玛瑙翡翠、绫罗绸缎等几大箱子的东西，以示嘉奖。

这一仗杨秋池的护卫队死了两人。李公公又给杨秋池派了两人，还将上

次杨秋池飞鸽传书的鸽子交还给了杨秋池。

李公公还告诉杨秋池，过几天就要放榜，那时候就可以进行举人大挑，其中各处李公公都会安排的，他只需要等着吏部任命就行了，等过完春节，他就可以去上任了。

杨秋池很想问问自己会到什么地方当官，当什么官，好确定与白夫人和白素梅母女流放地相隔多远。不过，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忍耐，既然这李公公不说，那自己也不问。

剩下的几天过得很轻松，整天都是醉生梦死，夜夜笙歌。

这一天大清早，杨秋池还在睡梦中，就听到门外鞭炮齐鸣，震耳欲聋，还夹杂着悠扬悦耳的唢呐声。他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气得骂了一句，将被子拉过头顶，盖住脑袋，继续睡。

杨秋池本以为是谁家娶媳妇放炮仗，可马上想到不对，他这段时间一直住在马渡的千户所衙门内宅大院里，娶媳妇怎么也不会娶到锦衣卫衙门里来啊，难道……

杨秋池一骨碌从床上坐了起来，那炮仗声的确是越来越近，朝着自己住处过来了。唢呐声，锣鼓声，响成了一片。

就在这时，宋芸儿一掀门帘跑了进来，一下子扑在杨秋池床上，兴奋地大叫道：“哥！你真的中了举人了！”她抓住杨秋池的肩膀，高兴地一个劲摇晃。

见这疯丫头又是毫无顾忌地冲进自己的房间，杨秋池第一个反应就是低头看看自己穿内衣没有。

他简直拿宋芸儿没办法，这个疯丫头也不管男女有别，这几天经常随便乱闯杨秋池的房间。不过，好在杨秋池知道宋芸儿有这个捣乱的爱好，加上自己的妻妾都不在身边，不用脱光衣服，所以这些天他都是穿着短衣睡觉。

杨秋池发现自己没有春光外泄，松了一口气，回味起宋芸儿刚才的话——中举人？哈哈，这炮仗、唢呐和锣鼓真的是冲自己中举人来报喜了，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哈哈哈。

虽然杨秋池已经知道自己这举人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事到临头，知道自己中了举人之后，仍然很兴奋。

翻身下床穿衣服，宋芸儿也不回避，仍然在那里兴高采烈自个儿叫着：“哥，你真的好厉害！一天书都没好好看，一样考中举人，真是太神了！”

杨秋池咧着嘴哈哈笑，向宋芸儿眨了眨眼睛：“芸儿，别忘了咱们打的赌哦！”

宋芸儿嘻嘻一笑：“放心，说话算话！哥考中了举人，小妹帮你做一件事

情，那也是应该的。”说到这里，大大咧咧地伸出右手，将衣袖撸了起来，露出白藕般纤纤素手，“好，你说吧，是要我的胳膊呢，还是要我的脑袋？”

杨秋池已经整理好了衣袍，走到宋芸儿身边，坏笑道：“我要你这个人！”

“啊？”宋芸儿惊诧地叫了一声：“什么？你要我这人？”重复了一遍，顿时间羞得满脸通红，低下头去。

杨秋池见她这神情，知道她误会了，这个玩笑可开不得，赶紧说道：“芸儿，我的意思是，我想让你当我的保镖，陪我一起赴任，贴身保护我。好吗？”

宋芸儿这才明白杨秋池的意思，白了他一眼，心里微微有些失望，但转念一想，杨秋池让自己当他的贴身护卫，陪他一起去当官，也能一直和他在一起，那就足够了，便又高兴了起来。

想通这一点之后，宋芸儿点点头，假装叹了口气：“好吧，谁叫我打赌输了呢，既然你要求我当你保镖，愿赌服输，只好答应了。”

杨秋池大喜，拉住宋芸儿的手说：“别担心，芸儿，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不会让你吃苦。”说到这里，总觉得怪怪的，好像在对自己情人说话一样，赶紧又解释道：“我的意思是说，你当我的保镖不会很辛苦的。”

宋芸儿已经听出了他话中的意思，心里微微一甜，妩媚一笑：“好是好，就不知道我爹和我娘答不答应。”

一听这话，杨秋池微微一怔，这一点他倒没有仔细想过。当时他只是觉得，如果自己到西南当官，见不到芸儿，心里会很不舒服。这么些日子以来，和她在一起感到十分的惬意，不忍心分开，所以才故意打这个赌。

宋芸儿微笑道：“哥，我虽然答应了，但爹娘如果不答应，那我可没办法哦？”见杨秋池脸色不好看，知道他很在乎自己，心中欢喜，又续道，“不过，爹娘他们很看重哥哥你的，我也长大了，你请我当保镖，他们会答应的。”

杨秋池高兴地点了点头，心想但愿如此，现在着急也没用，这宋知县夫妇俩的思想工作只有等回去再做了。

杨秋池整理好了衣服走到门口，只见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马渡和牛百户见杨秋池出来，向他拱手祝贺。

一个专门给人报喜讨赏钱的报录人，一见杨秋池出来，两位锦衣卫大老爷向他恭贺，立即猜出来这位就是举人老爷，连忙跪倒递上报帖，口称恭喜大老爷。

杨秋池笑呵呵接过那报帖，只见上面写着：“喜报贵府老爷杨秋池，应恩

科京城应天府乡试，高中第二百五十名举人。”

杨秋池一愣，哭笑不得，暗骂了一声：这李公公搞什么鬼，怎么给自己中了一个第二百五十名，二百五？你才二百五呢！

不过，对这古代科举考试来说，自己还真是个二百五，反正这举人也是天上掉下来的，二百五就二百五吧。

打赏了报录人之后，众人商议着怎么庆贺。马渡和牛百户都没有考过举人，也不知道里面的规矩。杨秋池想起《连升三级》里面说过，好像考上举人的要去拜主考官为师，算是他的学生。张好古考上了不去拜老师，结果两位主考倒过来还要去看他。

既然如此，那还是去找贾翰林这主考官拜拜师吧，看他年纪一大把，又是翰林，高级知识分子，当自己的老师也不委屈了自己。这些天差不多都和他们在一起，也算是老熟人了，算是亦师亦友吧。

杨秋池准备了若干礼物，叫南宫雄等护卫担着，到贾翰林家拜师。

对马渡和牛百户来说，杨秋池中举人可是大事，他二人当然要先忙着把这喜事办了，所以，听说他要去找贾翰林拜老师，当然随同前往。

杨秋池想先去看看乡试放榜。这玩意可相当于大学录取通知书，那是一定要看看的。

这正常的乡试是在九月份，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所以也叫“桂榜”，不过，这一次恩科乡试是在十二月，就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放榜的名单贴在贡院大门旁，杨秋池没有费多少劲便在第二百五十名位置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这名次太难听，可到底是举人了。

这乡试的难度可要比现在的高考难得多，每个省的录取名额有限。因此，杨秋池比自己当年收到重点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还要高兴。

看完榜，杨秋池等人来到贾翰林家里，门口已经是人山人海，都是考中举人来拜老师的。众人相见都是喜气洋洋，既然都是同年，也就格外的亲热。但客套之余，又在相互攀比名次，和现在大学生比高考分数差不多。

这些人都已经把拜帖递到了贾翰林府里，等着一个个进去拜见。

杨秋池这段时间是贾翰林家的常客，不用递拜贴，不过，他难得见到这种场面，倒也不着急进去，便在门口和他们攀谈起来。听这些书生们转文，觉得挺好玩的。

这些人中有那天杨秋池勘察老秀才尸体时在场的秀才，认识他，一问之下，知道他也考中了举人，惊讶之余也很佩服。另外，那天他们也知道杨秋池与主考官贾翰林关系不同寻常，更是上来套近乎，相互交换拜帖。

这拜帖就相当于现在的名片，杨秋池这段时间经常跑这跑那，所以这拜帖倒是准备了很多，都由护卫头领南宫雄保管着。

换了一大堆拜帖之后，又相互攀比中举名次。这一点有些让杨秋池难堪，虽然不知道古代对这二百五有没有说法，但自己名次比较靠后，还是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想到自己一个字都没写，这四书五经都没看过，就能高中举人，与人家十年寒窗苦拼而来的举人相比，自己也该知足了。

杨秋池等人直接进了贾翰林府，甚至都不用排队，这下子更让那些举人们又是羡慕又是嫉妒。

门房将他们领到了大厅，然后跑去通报。

等了一会，贾翰林笑呵呵走了过来，看见杨秋池，老远拱手道喜。杨秋池连忙还礼，让南宫雄将礼物送上。

贾翰林也不推辞，这是规矩，又提议由他做东，今日设宴给杨秋池庆贺，杨秋池当然赞同。

贾翰林让门房通知外面的举人们，说今日主考大人不见客，明日再来。

贾翰林邀请了应天府府尹顾大人作陪，加上牛百户和马渡两位锦衣卫副千户大人，还有跟屁虫宋芸儿，共同为杨秋池庆贺高中举人。

酒宴之上，众人说起几天后举行的举人庆祝大会——鹿鸣宴。那时候要唱《鹿鸣》诗，跳魁星舞，吟诗作赋，都说杨秋池应该早点准备，到时候好好露一手，大家热闹一场。

杨秋池喝晕了，满口答应，心想，门口那么一大堆秀才，其中不乏穷酸，花钱买几首诗词背下来，不就行了吗？

转念又一想，费这脑筋干吗，大不了到时候背两首领袖诗词就完了。不过，领袖诗词太过霸气，不能乱用，弄不好要出问题的。现代社会没有谁写古诗写得好，怎么办呢，可得好好琢磨一下。

贾翰林和顾府尹又说等杨秋池会试、殿试金榜题名，那时候更要好好庆贺。

说到这个话题，杨秋池笑道：“几位大人，你们就别笑话我了，我有多大的本事我心里最清楚，这会试和殿试我是不会参加的了。我准备托人到吏部登记参加大挑，如果幸运的话，能大挑入选，当个芝麻小官，就心满意足了。”

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贾翰林等人也知道杨秋池说的是实话，也就不说客套话了。

顾府尹自告奋勇说，他各地的朋友倒有不少，如果杨秋池将来当了官，刚

好到他有朋友的地方，到时候倒可以关照一二。贾翰林也提出愿意帮忙。

杨秋池心中一动，对啊，这两个家伙在明朝那也算得上领导了。尤其是这应天府府尹，那可是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政治局常委，属于国家领导。他在全国各地应该有不少关系，这个关系可别浪费了。

虽然自己还不知道具体会到哪里当官，不过，倒可以利用他们的关系照顾一下白夫人和白素梅。当然，假如自己当官的地方和她们在一起那就更好了。

想到这里，杨秋池问道：“顾大人，不知道您在云南有没有贴己的关系呢？”有求于人，这话语不知不觉有些客气。

顾府尹微笑：“这云南提刑按察使康怀与我是昔日同窗，又是同榜进士，交情一向不错。”

杨秋池一听，顿时喜形于色。

顾府尹不解，问道：“杨公子突然问起云南，却不知是何故？”

杨秋池笑着看了看马渡。

马渡会意，插嘴道：“顾大人，前些日子被缘坐处死的京营白千户的娘子和女儿，此次也被株连，多亏杨公子托关系求情，皇恩浩荡，免了一死，改判了流刑，这流所就在云南。白千户此前与杨公子颇有交情，杨公子可怜她母女二人，所以答应了白千户照顾她们。”

说起这件事，顾府尹马上就知道了。这次谋反大案是皇上亲自处断的，除了被处决的人之外，其余株连之人的刑罚也是交由应天府地方衙门也就是顾府尹来具体负责的。

顾府尹感叹道：“她母女二人能遇到杨公子这样的人，那也是她们前世修来的福分。杨公子请放心，她母女二人年后就要移交给应天府具体负责押送到云南流所。到时候我会具体安排的，绝对不会让她母女二人受委屈。”

杨秋池抱拳施礼道：“多谢顾大人。”顿了顿，又续道，“只是，我已经答应了白千总，亲自送她们到云南安顿好之后再离开。”

顾府尹一抬大拇指，赞道：“杨公子义薄云天，令人十分佩服。既然如此，到时候我会安排公子一路护送，并修书一封，给云南提刑按察使，让他好生接待你们。”

杨秋池大喜，起身躬身一礼：“我替她母女二人感谢大人恩德。”

顾府尹笑道：“杨公子不必客气，你帮我那么大的忙，我这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算不了什么的。”



这件事情搞定了，杨秋池心情很是愉快。他原本一直担心到了云南，人生地不熟的，就算有银子也没地方送，现在有顾府尹的引见，有云南提刑按察使的接应，这件事就好办了。

这提刑按察使可不同一般。明朝地方司法制度，在省级设立提刑按察司负责全省刑名，在地区和州县一级，则仍然是由知府和知县兼理司法。这提刑按察使就相当于现在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并兼任省纪监监察厅厅长和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等职。

如果自己将来被派到云南做官，有康怀的这层关系，办案子也有了后台，就更顺手了。

大家喝得高兴，一直畅饮到深夜，这才散了。

第二天，杨秋池宿酒未醒，还在蒙头大睡，宋芸儿又跑进来掀他的被子，急声叫道：“哥，快起来，不得了了！”

杨秋池一听这话，吓了一跳，猛地坐起来，问道：“怎么了？”

“你家那女护卫夏萍来了，在外面等你，说有急事，好像是，是……”

杨秋池急了：“是什么啊？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这么婆婆妈妈的？”

“是泥娃娃不见了！”

“啊！”杨秋池惊叫一声，“你说什么？泥娃娃不见了？怎么不见的？”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去问那女护卫好了，她就在外面客厅等你呢。”

杨秋池一骨碌爬起床，匆匆穿好衣服，冲出了房门，来到客厅。

宋芸儿和杨秋池的护卫南宫雄也跟着来到了大厅。

夏萍见到杨秋池，双膝跪倒：“属下无能，请少爷责罚！”

只见这夏萍右手缠着绷带，挂在脖子上，胳膊处鲜血已经浸透出来。鲜红的一大块，显然是受伤不轻。

“怎么回事？快说！”杨秋池急声问道。

“前日凌晨，有一个蒙面女贼，抢走了三少奶奶宋氏，属下和另外三个护卫发现后上前拦截。这女贼背着昏迷的三少奶奶与我三人相斗。她身手十分了得，而我等又生怕伤着三少奶奶，出手有所顾忌。她伤我三人后，从容遁去。我等无能，没能追回三少奶奶，请少爷责罚！”

杨秋池这下子傻眼了，当初秦芷慧也是被劫走的，难道是同一个人吗？如果是，应该会像上次那样留下纸条。想到这里，他追问：“这女贼是否留下什么纸条？”

夏萍一愣，心想怎么我还没说，少爷就已经知道了，点点头，从怀里摸出一张小字条递了过去，说道：“这是那女贼逃走之前扔给属下的，说让属下转

交给少爷您。”

杨秋池赶紧接过纸条，展开一看，果然，上面还是那熟悉的字迹：“尊驾的小妾老身也带走了，无恙，好自为之。”字体娟秀，墨迹清晰，显然是刚写不久。

又是那个女人！上一次这人从自己身边偷走了小妾秦芷慧，现在又将泥娃娃宋晴劫走，而且，还是在三个锦衣卫高手眼皮之下劫走的。

虽然不知道这夏萍武功怎样，但李公公说这是锦衣卫指挥使特使纪纲亲自派来的，武功应该不低。三个人却留不住人家一个，而且人家还是背了一个人，武功之高可想而知。这女贼很可能手下还留了情，否则，要取她三人性命也非常难事。

这女贼为什么要连续劫走自己两个小妾呢？难道她看上自己，吃醋了，想嫁给自己吗？我才不要这老虎婆呢！杨秋池气愤地想。

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劫走自己的小妾，但很显然，她不想伤害自己或者自己的小妾，否则这对她来说恐怕也易如反掌。

那她劫走自己的小妾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难道要教她们武功，好让她们回来保护自己？杨秋池觉得这种想法很可笑，自己这两个小妾虽然都只有十五六岁，但对于学武而言，还是太迟了。再说了，她要叫人保护自己，她自己来保护不就行了吗？那么费事干什么？

肯定也不是要向自己勒索，如果是这样，那上次劫走秦芷慧之后，就应该勒索了。

更不会是建文帝的人，他们要想报复自己，一刀杀了就行了，用不着这样多此一举。

杨秋池想不通，傻愣愣站在那里发呆。

夏萍知道杨秋池是锦衣卫指挥使特使，有先斩后奏的权力。自己的职责就是保护杨秋池和他家人的安全，可现在宋氏被劫，杨秋池如果因此将她先斩后奏，绝对不会有人说二话。就算杨秋池不砍了她的脑袋，锦衣卫纪律严明，这等大错，百分之百要被处罚的。

夏萍见杨秋池一言不发站在那里发呆，也许是正在想怎么折磨自己才解气，心中惶恐，禁不住冷汗流了下来。

南宫雄一直跟在杨秋池身后，见此情景，上前抱拳说道：“少爷，夏萍有失职守，罪可问斩，如何处罚，请少爷示下。”南宫雄虽然与夏萍交情不错，但夏萍犯此大过，他也不敢出声求情。他手按刀柄，只要杨秋池示意动手，说不得只好将夏萍处死。

杨秋池一直在思考这人为什么要劫走自己的小妾，根本没有想到如何处罚保护不力的夏萍等三人这个问题，听了南宫雄的话，这才反应过来，盯着夏萍不说话。

夏萍惨然一笑：“属下知罪，甘愿领死，只求大人能饶过属下家人。属下自刎谢罪。”连磕了三个头。她右手受伤，左手反过来要去拔腰间长剑。

“你疯了！”宋芸儿惊叫，一个箭步上前按住夏萍的手，扭头看着杨秋池，满脸不忍。

牛千户和马渡也已经得到消息赶来，他们知道杨秋池的身份，不敢乱干预，而且，他们当然也知道锦衣卫的纪律。夏萍有失职守，罪可问斩。不过，这种情况下的处罚可以灵活掌握，如何处罚关键看杨秋池的决定。

杨秋池对夏萍等人的失职的确很气愤，但他已经估计到这女贼并不是要杀死自己的小妾，秦芷慧和宋晴她们应该不会有危险，所以，还不会一怒之下将夏萍处死。

不过，杨秋池也知道，锦衣卫纪律严明，如果他太过心软，将来恐怕难以镇得住这些人。

杨秋池冷哼了一声：“你以为你死了就行了吗？”

这夏萍的丈夫在靖难之役中战死，还有两个孩子和双亲，现在一听这话，脸色大变，全身发颤，以为杨秋池不仅要杀她，还要杀她全家，惊恐之下，匍匐在地，哭泣道：“属下罪该万死，求求您放过我家人，属下来世做牛做马报答少爷大恩。”

南宫雄与夏萍交情不错，眼见杨秋池要株连夏萍亲属，壮着胆子，翻身跪倒，抱拳道：“少爷，夏萍有失职守，致使三少奶奶被女贼劫走，生死不明，的确罪该处死，但求少爷念在她拼死忠心护主受伤，这次失职实在是力不从心，就饶过她家人吧。”

杨秋池脸上冰冷如霜：“力不从心？那女贼武功真的那么高吗？”

夏萍磕头道：“那女贼武功奇高，属下生平仅见。若非亲眼目睹，绝不敢相信这世间还有此等高手。属下并非有意推托，属下甘愿领死，只是如实禀报，好让少爷有所准备。”

杨秋池有些好奇，问道：“如果你和她二人全力施为，你觉得挡得住她几招？”

“不会超过十招。”夏萍磕头道。

杨秋池没见过夏萍的武功，但那一晚伏击建文追兵的时候，他对南宫雄的武功多少了解一些，转头问南宫雄：“你的武功与夏萍相比如何？”

南宫雄知道杨秋池在考评那女贼的武功，不敢隐瞒，抱拳道：“一百招内，属下能胜过夏萍。”

单单从数据对比来看，这女贼至少比得上十个南宫雄，这样看来，就算南宫雄等全部护卫在，恐怕也难抵挡这女贼，不由得有些沮丧：“要是建文余党有这等人物，那我们岂不是……”

南宫雄道：“少爷请放心，依属下拙见，有女贼这等武功之人，世上恐怕再无第二个，而且绝不可能为建文所用，否则，也不会只劫走少奶奶了。”

言下之意，你别害怕，这世界上像这女贼这么厉害的恐怕再没有了。而我们这些锦衣卫护卫也不是吃干饭的，除了这女贼，其他的人来了，还不至于这等窝囊。

杨秋池当然知道这女贼不可能是建文帝的人。再说了，现在害怕也没用，自己还有七七式手枪，实在不行，就跟她拼了。她武功再强，还能强得过子弹？

杨秋池冷声道：“好吧，既然如此，我不找你们家人的麻烦就是。”顿了顿，冷冷看了一眼夏萍，“那天李公公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你知道该怎么办！”

那天李公公说过，如果他们护卫杨秋池和他的家人不力，出了问题，就自己砍脑袋谢罪。

夏萍知道杨秋池这话的意思是让自己自杀，就不追究自己家人了。感激地磕了几个头，对宋芸儿说道：“宋姑娘，谢谢您，我罪有应得，麻烦你放开手，让我自杀谢罪。”

宋芸儿还在按着夏萍，急声道：“自杀？你的命不值钱吗？你死了对这件事也没有任何帮助。再说了，那女贼很显然不是要杀泥娃娃，泥娃娃不会有事的，所以你罪不致死。”转过头对杨秋池说道：“哥，我替她求求情，你先饶过她，让她戴罪立功，好不好？算芸儿求你了！”

杨秋池当然不是真心要夏萍自杀，只是利用这件事情树立一下自己的威信，心里已经猜到宋芸儿会求情，现在正好借坡下驴，说道：“好吧，既然南宫雄和芸儿都替你求情，我就暂时将你的脑袋留在你脖子上，让你戴罪立功。如果还有下一次，或者证明这女贼杀死了少奶奶，哼！你知道该怎么办！”

他这倒说的是心里话，自己现在与建文余党斗，对方曾经组织大队人马对自己进行偷袭暗杀，如果将来这些护卫不拼死保护的话，那自己和家人的脑袋，恐怕用不了多久就得搬家，所以必须让他们有紧迫感。如果将来的确因保护不力，导致自己或者家人受伤出事，杨秋池还是狠得下心杀几个失职的护卫立威

的。

夏萍死里逃生，不由得感激涕零，磕了几个头：“属下明白，如果属下再有失职守，或者将来得到证明三少奶奶已经被害，属下立即自刎谢罪！”

“嗯！起来吧。随我回宁国府！”

## 第五十九章 返 乡

杨秋池委托升迁的牛千户和马渡发出全国海捕文书，组织锦衣卫全国寻找宋晴。

特使有令，谁敢不从？牛千户、马渡请杨秋池放心，他们立即安排画像，发出全国海捕文书，寻找宋晴。

他的两个小妾先后都丢了，又是同一个人劫走的，虽然让锦衣卫寻找，可他知道，锦衣卫既然连秦芷慧都找不到，这泥娃娃恐怕也难找到。

泥娃娃宋晴不见了，杨秋池哪还有心思待在京城，请马渡他们和顾府尹、贾翰林说一声，自己那鹿鸣宴参加不了了，然后带着宋芸儿和随从护卫，赶回了宁国府。

杨母和冯小雪见到杨秋池回来，心中大定，将事情经过说了，与夏萍所说差不多。宋晴的娘和宋同知也都闻讯赶来，尤其是宋晴的娘，都快急疯了。

杨秋池到泥娃娃的房间查看了一下，又让宋芸儿和自己一起上到房顶，像上次一样，果然发现了房顶的瓦片有翻动痕迹。又找到了鞋印和手印，拿回房里和上一次的指纹和鞋印对比之后，发现所反映出来的人体特征是相符的，指纹则完全吻合，说明劫走自己两个小妾的是同一个人。

杨秋池将观测到的结果和推测告诉杨母、冯小雪和宋晴的娘、宋同知之后，四人也是很疑惑，弄不明白这女贼将杨秋池的两个小妾先后劫走的原因。

宋晴的娘听了杨秋池的分析，也觉得有道理，知道女儿生命不会有危险之后，这才稍稍心安。

杨秋池又将南宫雄、夏萍和另外那两个女护卫叫来，一起分析劫走秦芷慧和宋晴的人可能会是谁。

杨秋池判断，这个人武功如此之高，江湖上应该很有名才对。夏萍和另外两个女护卫说，当时这女贼蒙着脸，又是黑夜，只能看出她的个子，听出她的声音，但单从这两项，无法判断她是谁。

夏萍和南宫雄两人将当今武林高手一个一个进行了排查，都觉得没有一个武功路数对得上号，更没有一个武功能与这个女贼相提并论。

杨秋池对武功这玩意一窍不通，对明朝永乐年间的武林高手更是一无所知，听了他们分析之后，只得出了一个结论：当今武林高手中，武功路数没有一个